

第三版

林紓
評選
船山
史論

商務印
書館

一
幅

大清帝國暗射圖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兩
幅

東西兩半球暗射圖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五角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一
幅

世界暗射圖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五角 丙種 一元

精
裝

精
裝

暗射地圖久為地理教科要件
 圖內僅具符號不註地名懸之
 教室俾學生默識自練其記憶
 之力以免隨過輒忘本館仿外
 國最新之法製成暗射地圖三
 種藻以七彩印刷精緻顏色鮮
 明城埠線路等類削繁識要至
 世界暗射圖於各色人種分布
 處逐一標出尤本圖特色洵暗
 射地圖中第一改良之新製也

緣起

紆以不學之身充中學堂教習九年前後授生徒可數百頗有成就者然皆無暇博覽故籍則課程爲之域也古人治經史之學窮老盡氣始有所獲今中學制度則經也史也輿地也性理也洋文也算學也幾何代數簿記也博物也理化也西史輿地也間一小時鐘動卽易一課雖有通敏之才亦僅括其大略卽欲求精不復可得紆當教授國文時每就通鑑命題而作者尋條失枝往往如隙中觀日所見之日光盈尺以外無覩矣講義錄要務取省約於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不之省據題中數字衍爲空言篇幅不充則雜論時事澤以新名辭千篇如出一手祖國文字亦幾於燔矣不得已采選船山史論取其博辯者逐課講解間有疑義則隨時發明或出口授或筆篇末久之筆者成帙五城監督學部陳君曾受業於余門者也慇懃付梓自念老朽胡能以陳舊之渣滓播之藝林所仗平日見愛於同學或不以秀才之敝帚而棄擲之也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畏廬林紆識

評選船山史論卷一目錄

論李斯之用申商

論趙高

論袁盎之讒周勃

論文帝罷衛軍太尉

論留侯

論樊噲之諫高帝

論漢高之奪韓信軍

論嚴延年劾霍光

論賈誼陸贄蘇軾

論漢之士氣

論臣節

論孔光

論建儲

論賈

論張湯之殺伍被

論程李

論治盜

論張敞

論韋玄成

論光武之待竇融

論光武之詔任延

論伏波

論卓茂

論彭寵

論班超

論守令

論矯庶

論宦寺之權輿

論馭兵之難

論清河孝王慶

論減俸之非

論杜根

論張綱之撫賊

論李固之議立清河王

論崔琦之諫梁冀

論仇香之化陳元

論趙苞

論袁陝

論申屠蟠

評選船山史論卷一

閩縣林紓畏廬父

論李斯之用申商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諫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瀆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

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而汗下與。

林紓曰。古來有憂勤之堯舜。無憂勤之桀紂。有憂勤不死之堯舜。無快樂不死之桀紂。上天爲民置君。初非使其逸樂。亦謂萬民能逸能樂。而後方爲一人之逸樂。究其所謂逸與樂者。非暇逸。亦非荒樂。心安理得。謂吾不負於民。用是爲慰。似逸樂耳。然而終堯舜之身。實未嘗有去勞就逸之一時。申商之乍勞而長逸。媚一人之術。非所以勤民也。斃抗我者以慘刑。則繼進者將有身家之懼。陷元臣以不測。則下位者厥惟顏色之承。而後恣我所爲。無有忤也。庸主樂其道之適已。屈萬衆而伸一己之尊。烏能不樂。明世宗之妄殺人。罪浮於桀紂。然其臨御之初。亦未嘗爲其已甚。迨大禮議起。斥逐大臣。幾於台省一空。於是知一人之威稜。可以恣行之天下。乃放手殺人。一無所忌。淫刑逞而衆謹息。諫疏稀而宸躬逸。果不以天下爲桎梏矣。先生生處明季板蕩之秋。見懷宗之暴烈盡

人所畏。先生或不忍斥言其非。故託申商以爲喻。意在於人主不當恣睢。若孔明、介甫、張居正、令狐綯皆陪客也。讀者當微辨之。

論趙高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刺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齎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

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絺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林紓曰。天下秉義而行者。厥狀似愚。實則愚而智者也。冒利而得者。其術似智。實則智而愚者也。夫以君子之智。豈後於小人。而有所不爲者。怵於義而求免於辱身敗名之舉。小人先已視義爲迂闊。其計已與君子左也。趙高弑胡亥。豈不震震然於天下之討已。顧有徼幸之心。則禍亦有所不計。賊之行竊。明知將爲人得。顧遂其必逞之欲。騁其夙儲之嗜。卽明明知其有害。亦將殉之。謂天下固有萬一之免。罪人亦不盡於伏誅。盜跖之富貴而壽。是也。而尤有倚冰山以爲固者。知其將覆。然尙享一日之富貴。據一日之威權。仍能用我恣睢。意謂我卽不幸。其力尙足以殺抗我之人。明見抗我者之死。而我死尙屬汝後。必不吾

見用是以求快意。亦往往有之。卽徼幸於一得者也。船山謂無藉之欲。無方之譎。忽變之情。用此三語。曲繪小人。尤無剩義。夫欲必有藉而後可圖。無藉者非其有而強取之。卽竊據非常之謂也。方之爲言法也。至於無方而行其譎。則陰毒左計。起於肘腋。莫防之間。辜恩反噬。無所不可。於是情隱貌親。瞬息百變。然常人謂之爲變。小人實視之爲常。本無爲善之心。一旦行其恣睢之道。直是據懷而出。烏得謂之爲變。船山懲晚明宦官用事。魏闡之橫。等於趙高。痛惜天啓之愚。墮彼阱中。而懷宗於逆案之後。仍用璫人。以訖於亡。先生之論趙高。其意果在趙高耶。

論袁盎之讒周勃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甯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

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讒間。此之謂不信。盜之險詖。推刃鼂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盜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卽騰於口。貽禍臣子。追悔而弗及。非盜類而害與盜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林紓曰。先生之論責袁盎正矣。然盎非有意陷勃者也。絳侯不學。驕恣於上前。盎好名。計不折絳侯。無以示直於衆。帝既用盎言。以莊臨勃。尋勃爲國人告發。繫請室。盎力白絳侯無罪。侯既釋。乃大與盎結交。侯終仕。未嘗以非命死。先生謂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又何謂耶。夫謂盎有猜刻之心。特指殺錯一節言之。當淮南驕橫。盎請帝預防。迨檻車傳送淮南。盎又力陳以爲不可。盎固未嘗導

帝以猜刻也。至推刃鬲錯而奪之權。則豪俠之所爲。非陽浮道而行其陰毒者比。史稱盜素不好錯。錯所居坐。盜去之。盜坐。錯亦去。此明明示之讐敵。既讐而乘間殺錯。俠者之所爲。固爲非正。然林甫盧杞之陷人。則响响不動聲色。而其人已墜落其網罟。而不自覺。較之於盜。又當何如。先生引大義以責盜。措詞甚烈。然意殊不在盜。文中謂姦不如盜。淺躁褊迫。不知大體。其人則甚類烏程。史稱烏程猛鷲。如盛氣詆錢謙益之類。錢謙益主試浙江取錢千秋文用便語一案又歷言其伎橫。或且先生之論。卽爲烏程而發。以烏程之排宜興。亦正用陰毒左計耳。借盜發端。亦未可定。而文之蒼竦嚴正處。自不可及。

論文帝罷衛軍太尉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冗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途之遺制。與夫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

爲威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卽相以將。則天子之威。將悉之宰相矣。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必行於後世。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至此者。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變陰陽興教化。敘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隣國之不輯。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宣。斯得之與。閣臣

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林紓曰。漢罷太尉後。旋立大將軍。名爲武臣。實綜大政。又似以大將軍兼丞相之權矣。故霍光王鳳兄弟時。權皆在大將軍。不在丞相也。船山謂卽相以將似不可行。余謂亦存乎其人而已。曹操于獻帝時。卽相以將者也。而漢馮中衰。武侯于後主時。亦卽相以將者也。而殘漢得保。若王敦桓溫。均未嘗爲相。但爲大將軍。而晉柄中落。幾危其社稷。鄙意在置相得人。使相可也。卽使將亦無不可。若云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爲得三代遺意。試問趙家當時。傾全宋之力。不能制一元昊。矧在契丹。至於金元之禍。毋論矣。故唐之府兵制失。而藩鎮兵強。藩鎮兵強。而突厥回鶻。于唐時均不能爲粘罕烏珠之事。而牙兵留後之禍。訖于唐世不止。則又外本內末之弊也。文中唯云相可御將。此爲扼要文字。曾左當日之能竟其功名者。則忠親王文文忠。主長軍機也。然非御也。助之成功也。若夫事事必本三代。強今日事勢之不便者。牽合而遷就之。適足生亂。不足效也。

論留侯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屢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甚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林紓曰。嗚呼。船山此論。其勝國遺老之言乎。船山明之忠臣。毀身出其父于賊。

手。而又不事。本朝隱居不出。當時夏峰、亭林、黎洲、二曲諸老。皆有聲於時。而船山獨否。亦未嘗匿情委曲以避患。此紀實之言也。至謝靈運一譬。似不滿意於梅村、虞山、芝麓諸君。蓋身既事人。萬不能以先朝遺老自託。高宗皇帝御序沈德潛紀事詩中。已言此矣。若船山者。蓋真爲遺老。不匿情委曲以避患者也。吾讀其文。吾服其人矣。

論樊噲之諫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臺鉅橋之愚。後世開剽之英君。皆席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賞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

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惟。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林紓曰、朝廷務積聚。取百姓之富以爲富。蒙業者得英主。往往至於黷兵。遇庸主。又往往侈其離宮別苑。而注意於土木。不知亂兆已伏於厚資之中。所謂天道惡盈者。淺也。財積而不知所自來。則用財者必不虞其無由繼。恣用以快一時之意。使天下側目以爲厚斂。於初竭萬衆之膏血。輸之內帑。乃不用於公而用於私。是輕萬民之命。以自恣其欲。無有不引以爲病者。試觀敗子之揮霍。凡

親族之正人。必不仗之以爲用。所承望顏色而趨走者。咸多疏逖之人。至於事敗財盡。而詈者譏者。已環集其側。以家擬國。豐於財者。未有不嗇於輔者也。然開國之初。當資財力以爲用。輦勝國之帑以爲己帑。亦以兵事未息。天下初定。無財胡以驅駕健兒。此開創者不得已之心。不必卽效富翁之所爲。不知患氣已萌。於是古今無教育之民。其心決不愛國。無愛民之君。其勢亦決不能使民以愛國。民不愛國。則君上雖有懷握之金資。又誰與守。矧君不自守。而又蕩之。民不見德。益之以怨。奢怒侈之心。則亦亡秦之續耳。鄙意藏富於民。亦不在於區區之免租稅。必爲民生利而後可。先生蓋有鑒於豹房之禍。故託樊噲富家翁之言。以爲諷。其議論誠切中晚明之弊矣。

論漢高之奪韓信軍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

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熒。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斬而生。其忒忒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剗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林紓曰。帝再奪信軍。在勢信宜離心。必不更出死力以佐漢。而信始終無貳。先生謂信之信帝。幾於十亂之信武王。然則鍾室之死。信亦謂死之者非帝意乎。先生初不明言其所以見信之故。但曰不在軍之去留。此責以生人之所難。信之見解。尙不能至此。蓋高祖之不測大辱之後。則必繼之大寵爲進退英雄之妙術。試觀九江王布之見帝。窘辱百端。退而受王者供張。信在逃人之中。一旦

不測。超之大將。命長十萬之軍。築壇推轂。匪所不至。於是信知帝意所在。但聽其辱終獲美償。奪吾軍。復將一軍。帝生平使人不測之長技。信已歷歷知之。又知用人之際。斷不能舍己勿用。此信之所以不至於解體也。且信亦頗有輕帝之心焉。謂同領一軍。而帝乃再敗。至於用己節制之師。而後能立。明明示其將略之不如己。但觀信之告帝。謂陛下但將十萬。己則多多益善。安知非譏帝屢喪其軍。初不如己之善將。彭城一役。帝衆可謂多矣。至於大敗。不可收拾。信固知帝之不能軍。予之以兵。直若援孺子以手而已。不能謂漢高之大足服人。坦足信心也。果使漢高能大。何妨以檄誠告韓信。取其師爲己助。必奪其兵符。以自將。正以告之。恐生韓信輕己之心。故爲此不測。已示人以非坦。初不知信之輕己已久。予帝以軍。尤其所以輕之也。史記不言信軍爲帝所奪。後又用何軍。則知其招募之長。咄嗟可以成勁旅。此事信能之。帝不能也。蓋帝之餌信利也。信之從帝。亦利也。迨大業已成。始防信之將不利於己。鍾室之事。使呂后爲之。

帝不自爲。此時帝有專利之心。不分利於信矣。船山負氣。豈能直高帝之所爲。或且以熊襄愍封疆之獄。見朝廷論殺大將。甚於烹狗。特言漢高之大待大將之優。亦以明明室之不仁。未可知也。不爾胡爲稱漢高之大。至於如是耶。

論嚴延年劾霍光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喋不復鳴耶。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旣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訐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辨。

行僞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林紓曰：孝宣皇帝以孤露出獄中，周覽世情，甯有不知誠僞。昌邑之廢，舉朝憚大將軍嚴延年獨抗疏論其廢立之專。此時帝得延年疏，喜耶怒耶？以事勢卜之，帝當爲大將軍怒延年，顧不怒而寢其奏，則先生所謂宣帝有畏於霍氏心，利延年之說者，近之矣。試問昌邑不廢，帝胡以立，廢縱有罪矣，立亦有罪耶？昌邑之獄，宣帝所萬不平反者也。帝德霍氏之立已，亦萬萬不因延年一疏而罪光之專擅，奏入，非留中莫可。奏既留中，則霍氏不測帝意所在，勢無伸辯之理。卽帝亦恃延年此疏，謂己之得立，雖出霍氏，今既有人言霍氏之勢當殺，決不敢挾此舊恩，以脅僞君上，兩利俱存，宣帝保臨下之權，延年有不畏強禦之目，卽光明知其無事，姑置延年不仇，恢恢然見大臣之度，一舉而三者皆無事，而延年之名立矣。谷永之不劾王氏，專攻帝之內宮，明爲直言，實媚王氏，延年之疏亦復類此。先生謂延年不彈上官桀，不論霍禹，而獨有此疏，不知開罪權臣。

禍立及身。延年狡獪。安肯爲此。故事有纍重而涉於綱常者。言之雖至凜烈。苟行其議。勢必牽動乎大局。朝廷往往置之不問。而言官則又用此以成其名。延年谷永無論矣。吾讀此文。竊服楊左諸公之果有膽力也。

論賈誼陸贄蘇軾

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軾與贄自以爲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爲贄。況乎其猶欲希誼也。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贄弗逮焉。及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弗能也。所以決知其不能。贄與竇參爲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願誼之爲學。牯而不純。幾與贄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削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削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僕妾之智也。贄之所弗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贄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贄。誼年少。憤盈

之氣未履艱屯而性之貞者略恆疏。本有餘而未不足。斯誼與贊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售其能。習於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贊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贊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紛亂。於誼爲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贊之間。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醜。正學凌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爲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贊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

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贊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林紆曰。此篇論三子之得失。殊了了也。而余不能不爲東坡稱枉者。則所謂情奪其性。利勝其命。初未敢以爲是也。情者性之苗。性有狂有狷。東坡狂者之流。故情苗所發。近於詩人放曠。然於忠孝大節。未有背也。凡人旣登仕途。何者非利。賊污之事。固東坡萬所不爲。若云以美仕爲利。則軾初進時。英宗欲用以翰林。韓魏公力格。以爲不可。公轉稱魏公爲愛人。以德其視。遲我十年爲宰相者。如何。其視賈長沙爲絳灌所抑。鬱鬱而死者。又如何。東坡其果爲利耶。徙居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堪。藥餌皆無。而東坡轉冲夷其神。一無所怨。讀集中擬陶諸作。皆有所悟。無賈生之激烈。此猶謂之不知命乎。夢得謫播州。而柳河東爲之痛哭。儋耳膝邁。正類播州。而東坡獨無一言。作止任天。吾萬萬不謂其不知命也。若夫琴操朝雲。船山之所謂情者。或卽指此。然則蘇武之胡婦。澹庵之黎澗。而船山不斥其用情之謬。而獨斥東坡。何也。似船山所指情字。亦斷不爲此。

至云雕蟲之技。殆指公詩文書畫而言。然漢書賈誼傳中所列。均重要有關於家國者。而宋史具在。錄東坡事蹟。亦不一及其詩文。大兵大獄一節。與王荊公爭於金陵。差役之復。與司馬溫公爭於中書。至於完六井。浚二河。築堤西湖。在在皆爲民計。斥太后犢車。讐定州驕卒。慷慨大節。固不後於賈陸二公。乃必摧抑罵詈。淪之於後世輕薄名士之列。船山又似過矣。若云習瞿曇之說。固東坡之駁雜不純處。不知佛理之精微。聰明者往往爲其所動。賈生時佛尙未入中國。故無聊不平。因離騷而夭死。假令以賈生之聰明。能以內典躬自排遣。甯便死耶。以昌黎之守正。叱佛如狗。然亦但言佛之外象。故一遇大顛。稍露禪理。昌黎亦爽然自失。力言大顛聰明識道理。此其證也。考亭觀而力攻之。據爲真贓。以踏昌黎。然考亭聞鐘聲。謂此心把握不住者。又何也。東坡之謫窮荒。一毫無怨尤之氣。亦猶宣公之流貶忠州。以藥方自遺。願宣公年五十二而卒。東坡則年六十六。試問儻耳抵忠州萬一乎。亦足見公之善於保齋神理。頤養天命。則

謂之利勝其命。又萬萬不可也。船山經學高于東坡。而文章不及東坡遠甚。然遺書有龍舟會傳奇一卷。則亦雕蟲之一斑。何能輕率以詆東坡。千古文人。每好相輕實則皆客氣也。

論漢之士氣

元帝詔四科舉士。卽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蓋屏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鯁。而以柔惰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國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雖然。有自來矣。極重必反者。勢也。文景武昭之世。賢不肖雜進。而質樸未亡。君子無赫赫之名。而小人亦無難見之惡。氣矜如汲黯。名勝如賈誼。人主甚器其材。而終不顯。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洎刑名聚斂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爲尙。而天下翕然從之。於是沽名銜直之士。矯爲人所不能。以自旌氣。足以凌人。

主。而人主厭其苛覈。非但貴戚宦寺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僞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林紓曰。元帝之詔。在永光元年二月。余謂此詔未甚有弊也。班彪稱帝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其詔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此元帝之夙心。非有鑒戒矯厲而出之者也。先生謂辱主佞臣。以柔懦銷天下之氣節。是言過矣。夫悃福無華。謂之質。徑直自遂。謂之樸。不欺謂之敦厚。不厲謂之遜讓。至於有行。則道備於躬。可以括衆長而言之。氣節亦在其中。安見其爲銷。銷天下之氣節者。若云朝士氣節。爲元帝所墜而盡。漢無剛正之士。則漢季黨錮中人。如李杜范滂輩。又皆柔懦者耶。惟文景武昭。世尙清明。君上極形戒慎。

趙氏翼謂漢詔多懼詞。卽復謂此。夫上旣謙謹。則臣下亦無所用其犯顏。及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班固正以起自民間。審物情。明事狀。不能不重文法。亦非欲廷臣之沽名而銜直也。試思霍氏之宜族。豈待魏相。丙吉黃霸。皆君子。卽爲蕭望之張敞所持。丙黃未必遽喪其大名。卽蕭張亦不能遽名爲毒螫。胡得謂宣帝之尙名德。卽導此三子以攻訐之機。且流極必反。此亦事勢之不得不然。有劉璋之闇弱。遂激成孔明之主申韓。有秦政之峻暴。遂生漢高之約法三章。有宣帝之果於求治。元帝身在潛邸。必以爲操切。故不期成爲優游之治。咎在元帝之性質。不能咎此詔之引人以柔協也。雖然。吾尙微謂有行二字。責望過高。命辭過泛。夫實爲有行之人。其氣必剛。其品必正。斷不舉社稷以奉人。先生論元帝可也。論元帝此詔之不善不可也。所謂畏其流尤畏其反。良爲至言。然惟執中者能之。推之古聖。能者或堯舜耳。孝元又烏足以語此。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戮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誠如是。其笞辱而不怍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乎。身爲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歷於桎梏。襤衣以受隸校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清議無恤。沒世之名亦無恤。充其所至。卽唾其面而詛呪之。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爲士大夫者。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已。而何不可禁已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爲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爲九卿也。

鄒元標字爾瞻
言水人

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嘗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爲恥。

者。也是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林紓曰。明代之待秀才。如驕子也。讀書時則容其縱溢輕狡。聚衆要脅。以爲養士氣。崇名節。及一登仕版。小不得意。大肆笞鞭。雖拉脅折齒無惜。其榜大臣乃如笞狗。蓋有明之殘烈。漢唐宋所無有焉。船山義士。生於明世。或已聞六君子之獄矣。六君子之死。楊大洪。左浮邱。魏廓園。三先生爲最慘。當東廠受杖時。大洪長號無迴聲。浮邱則呦呦如小兒啼。及尸出牆外。臭徧街衢。尸蟲跼跼墮地。

見磐血結

此何刑者。而所被此殊刑者。又何人。其人蓋忠讜之臣。未嘗無恥者。船山故當知之。今之論此。殆不爲六君子言也。雖然。論鄒爾瞻之虧體辱親。亦不無過酷。當吳中行受杖。爾瞻俟其杖畢。出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乃論奪情。江陵大怒。亦廷杖八十。船山之譏爾瞻。殆爲此乎。須知爾瞻非無恥也。若在無膽之人。見前人受禍。必屣不敢進。朱考亭之焚疏草。正或爲此。而爾瞻乃

必竟其志。無憚江陵之肆暴。亦可謂男子矣。後此召拜吏科給事中。旋晉卿貳。仍衍衍立朝。以正學自勵。固不媿爲君子。而船山斥爲虧體辱親。然則六君子之獄。不特虧體。且亡身矣。船山而亦將遽責六君子之多事乎。明制之有廷杖。是愈益君權之尊。太祖成祖。驕很兇殘。甘人如飴。瓜蔓之抄。靖難之師。正人君子。覆滅幾盡。區區廷杖。猶法外之仁耳。船山明之遺老。不敢斥其祖制。故但責鄒李之無恥。用意至深。顧已酷矣。須知明之受廷杖者。何止鄒元標一人。安得人人悉如高景逸之自盡。不屈於奄手。袁子才與洪稚存論吳中行之獄。亦謂中行爲他人父母。自損其遺體。此說卽本船山。然當乾隆時。船山遺書未出也。子才殆自伸己意。以雄辨見長。平心言之。古人本有難處。據局外一偏之見。乘瑕蹈罅。安有完膚。畏廬之喋喋言此。正欲使論古者存一仁恕之心耳。

論孔光

人之能爲大不逮者。非其能無所懼也。惟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

猶可器使。惟無所恥者。國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圖。一如乞者之於墻間。惟恐其餒之不餘。而遽長跽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爲吉。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冥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爲廷尉。則承王莽之指。鳩殺許后。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爲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爲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遷歸故郡。抗定陶王之議。奪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蕩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爲。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譖其迷國罔上。陷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詭合。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既乘權。去賢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既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世者。光也。嗚呼。人

苟自盡喪其恥。則弑父與君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驚悍之彊臣。而容厚顏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林紓曰。孔光者。馮道一流人也。道身事數朝。視易置國君。如袖手觀棋。人皆賤之。孔光負直聲。文之以儒術。有時據禮議朝廷大事。又秘密不洩。人振其經術。恆寬恕之。余不平久矣。今讀先生此論。則五體投地。私謂先生真果於論人者也。雖然。尤有足爲光恕者。丞相博山侯之印。光於大行前拜受。先帝遺命。不敢峻辭。哀帝新立。亦不忍遽背大行。罷光勿相。此著固不能以張放爲擬。至鳩殺許后。咎亦在莽。若議築別宮。請逐傅遷。抗定陶立廟。此三著。實爲光之嘉處。亦不必盡屬內主而然。何以言之。別宮之請。光初意本防傅太后與政事。是時莽將失勢。先言在四月。而五月中莽罷就第。謂光恃莽爲援。此說尙近。刻深且請逐傅遷時。王莽以徹傅太后御幄復罷。光仍敢與師丹同言。亦不爲無膽。及抗定降丁。用則傅太后勢燄已成。王氏諸侯。幾泯其迹。亦不能遽斥其有內主。以

言選解山史論 卷一
上三著。皆近文致。不足死光。其足以定光罪狀者。在媚董賢事王莽二節。此光百口不能自辨者也。大抵小人初念。亦不必盡蓄成心。以爲惡。唯富貴關頭。初心始改。初平二年正月乙亥。策免光爲庶人。及元壽元年。以日食故。始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閒居數年。孔光之覬覦爲相。若饑思啗。於是大變初志。知經術不足深恃。始曲身事賢。賢敗。又復附莽。蓋附莽其本圖也。揚雄劉歆之事。光皆能爲。而所以不蒙顯戮者。適有天幸。年老先莽而死耳。彼柳仲禮之聞難投箸而起。槩幾及侯景之背。勇氣不幾類光之論斥傅氏時耶。迨中矛墜溝。勇氣始。此又孔光罷相閒居時矣。仲禮後此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前勇後怯。進退無據。事乃大類於光。綜而言之。皆無恥也。先生忠梗。故言之凜然。余爲此論。非駁先生正以孔光罪案。自有真讞。亦不必加以煨鍊也。

論建儲

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之耽。博弈之好。奪其欲。

而教之。且反脣曰。夫子未出於正矣。況天子之子。淫聲曼色交于前。婦人宦寺羅于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間。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昏以滋亂。況其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于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之艱難。作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遙立一文武以爲之鵠。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爲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僞。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從也。故賈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

林紓曰。論語一書。人譜也。猶之仲景之著藥經。症皆有方。而獨于女子小人難養一章。列其症而不書其方。吾方知古今之難養者。果莫如女子小人若也。訓儲亦然。堯之不能挽丹朱。舜之不能格商均。人人知之矣。至于漢高晉武唐太

宗明太祖諸英主。均未嘗以英雄世業被其冢嗣。則亦僅能委其責於氣數。故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然則孟子之嗣亦似非佳。故其門人有君子之不教子。一問此君子指孟子也。然賈生之論教太子。則為切要之言。若凡事皆委氣數。即人事可以無權。雖愚人亦不能坐聽其子之不肖。唯天家之冑。為之師者。措手難耳。船山引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一節。為得師保之責。然非大風拔木。金縢之書。將不暴見。吾謂成王亦下才耳。又焉知周公者。總言之。太子可母立本朝之家法最善。以我聖祖之盛聖。尚有理密親王之事。故後此皆擇賢而嗣。可云良法美意。超百王矣。雖然。即不建儲。亦不能不審擇師保。使諸王肄習。有良傳。必有詰嗣。不患無賢辟也。若必預建儲貳。一以啟潛邸諸臣。要結之念。一以生聖主暮年猜沮之心。兩兩無當。船山激烈之論。謂文帝教子以黃老為佳。讀者當辨其憤懣之言。不足用以為訓也。

論賈

班固敘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于節儉。而曰。高帝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取其人爲私奉養。不領于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國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施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遊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雁鹿。絳服珠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買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買人遂以無忌憚于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買人之利。而貧寒

之士亦資之以霑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粢。極于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禎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甯。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林紓曰。天下之事局。有反言之於古。而在今。轉以爲正。有正言之於古。而在今。轉以爲反者。如此篇是也。漢世稱行賈者爲末。綱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歸本經術。注意稼穡。則仍三代之風也。願以行之於今。則國力以疲。且日受吮於外人。而膏血中竭矣。崇禎十三年。禁佛郎西商人入省。僅令在濠鏡澳與商。

人交易。大江南北。初未有西人買舶也。明人尤不知所謂商戰者。但見市井僮儉。面目可憎。語言不文。而又據有資財。爲刻覈朘剝之事。則已深惡而痛抑之。而東林復社諸老。方崇尚節概。宜不能禮重商賈。以爲有係屬於國家。船山之爲此論。就崇禎時言也。若在今日。則國債取之商。兵費取之商。路礦二政靡不屬商。試起船山而柄大政。仍能作困辱商賈語耶。此吾所謂在古爲正。而在今爲反者也。至云七國買人。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國家所需。天子之權。倒柄受之。此在船山至爲駭怪之事。然已大類於今日諸強國之事局。而中國亦正患其無此。越國度險之買人。果有是者。霸矣。西商之相競以奢。甯有紀極。而卒不困者。以中國日具大截。恣其慙飽。不奢胡爲吾國。若能振刷其商政格。吾之資財。不令外溢於敵手。卽聽吾商窮奢極靡。其漏卮亦僅在國中。貧民可沾溉也。惟其狃於豎儒之說。重士而抑商。百方以朘之。極力以遏之。昔與外人爭利。其稍得微利者。官中卽從而奄有之。於是富者遠颺。舍祖國弗顧。擁產入敵國民。

言選解山史論 卷一
籍中國之膏腴竭矣。須知閉關之世。生財者在農。而通商之世。則生財者在商。商果得利。匪特不戕民。尤足以肥國。許衡之言。正也。而船山轉以爲反。船山泥古。許衡見遠也。智者發一言。不及身而驗。或驗諸千百世以後者。此是也。由許衡之言。驗之西俗。乃果有弃九卿三事之尊。而提籌握算以自遂者。船山視之。又如何。夫爲官而求富。心術可誅。若舍官而就賈人之業。其得富正也。文中敘七國商賈事。印證於今之英美諸商。無不符合。然則船山之言。亦不得謂無遠見之明讀者。當從反面中求之可也。

論張湯之殺伍被

張湯治獄。爲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買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遇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爲他日兔脫計耳。已而爲安劃反謀矣。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荆棘之諫。侯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

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讒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湯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爲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廷。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佯狂癩疾以避之。又不然。直詞以折之。弗能。則遠引自外。而不與聞。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甯。則一途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誠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義死無與亂以偕死者也。

林紓曰。伍被之死。張湯據律誅之。正也。董氏份之言曰。被實爲淮南割反。史記所載。被詣吏自告之言。其間不無飾辭。此正船山所謂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詞。誰與聽之哉。雖然。被之誅於漢律。當矣。船山之論。亦明正精確。無可辯矣。余胡爲更贅之以辭。不知余之於伍被。蓋爲古來名士之好見才者。惜也。讀淮南本傳。被累進對王。又累諫王以不可負漢。忠規密諫。王已心折。初未嘗臨之。

言送解山與論 卷一
刀鋸鼎鑊。但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耶。此時。王意已索。設被更以正論決之。淮南父子。或不。至於強死。而被於此時。知王爲已折。則私喜其才。以爲可折王者。更見王屈服哀請。則又意解憐王之暱。已因而爲王劃策。若出於不期。然而然。則慕義莫遏。其見才之私忠。漢不及其媚王之切也。故天下就義不終者。不必盡出於畏死。但有見才之一念。以爲可以姑試。吾鋒則利害一關。若蒙重囑矣。伍被才人也。意以數語之間。足玩驕王於股掌。則亦可以淮南之兵力。少試於漢廷。幸而獲濟。則王有天下已亦潛邸佐命之臣。不濟尙有諫王之言。可以自脫於對簿。嗚呼。伍被之智。正伍被之愚爾。

論程李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傲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傲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

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束伍嚴整。斥候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衆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爲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爲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軫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且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固圉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于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爲衡。而固執之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鄰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

閫外之見與

林紓曰。程不識之功。史不多見。若李廣者。則史公盛爲之推獎矣。雖然。廣之戰功。若用之演劇。則誠一奇詭雄厲之觀。卽用之於英法十字軍中。亦爲名將。特論將於今日。良非一矛一騎所能收效耳。世局旣新。兵法尤異。今日用兵之道。厥有四要。曰學。曰器。曰心。曰血。學以審敵。我之虛實。器以爭勝。敗於遠近。

以擊

及遠先
取勝也

抱愛國之心。則能死。灑義士之血。則盡敵。顧鑄器易。鑄心難。惟學足以

鑄心。心乎國。則流血。乃非所靳。此四者實相輔而行。若夫抱孫吳之兵。書守俞戚之陣法。縱使雄辯驚衆。終屬紙上空談。明季諸君子。惟袁崇煥、熊廷弼、孫承宗、瞿式耜。知兵耳。下此。若史可法、黃道周、金聲、諸名公。氣節有餘。兵略咸絀。孫奇逢、黃宗羲。雖具死綏之志。而卒皆無成。船山之論將固佳。然亦未必可屬以兵事。古法不可泥。而兵法尤甚。一身不親行陣。而又未審兵學。臨時發議。抱古史以決今事。則相去何啻萬里。吾嘗曰。知兵者必不言兵。言兵者必親學。必實

驗然後可不爾。吾皆將以趙括目之矣。

論治盜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常其爲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况一有司而任數不可信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橐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圈豕。夫不才之有司。豈以盜之賊民病國爲憂哉。畏以是爲罪謫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惟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衆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制以時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爲功。而不獲無罪。人將惟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

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爲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林紓曰。船山論治盜。謂上求舒。盜厭久匿。而匿者亦少倦。盜將復出。此治盜之要訣也。然有司之心。事過輒冷。彼本不心民事。所以求盜急者。備計典耳。若謂獲爲功。不獲無罪。是適開以縱盜之門。盜亦利有司之不吾求。且將大昌其徒。盜惡得絕。故清盜當清其源。徒尙逐捕無益也。往者菜市之決囚。囚臨決。咸能歌。果施以教化。則皆不畏死之勇士。惟吾華實業不講。民無術以圖食。不盜則餒死。餒死不足以自制。不若爲盜快一時之獲。苟得逸於法外。尙有須臾之生。因以性命爲孤注。與有司博。不幸見獲而獄中囚食。日尙得糜。不如不爲盜之苦飢也。嗚呼。此雖百變其方。盜詎得絕哉。方今求盜。但繩盜之迹。不抉盜之根。果實業大興。進閭左之健者。人人咸授以自生之業。人孰弗愛其性命。何必以身試法。其不得已而爲盜。苟圖一日之生。棄市之期。固已料及之矣。嗚呼。不教

而殺盜固有寃抑之思。但不能自明其所以然。可哀也哉。

論張敞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敞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卽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識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辱且愚。險阻至而憫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違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

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鉉者責之以張敞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嚮皆此儔也

林紓曰昌邑之不聰其才不足以爲亂宣帝神慮獨斷甯弗知之且起自艱虞爲羣臣擁戴昌邑雖存亦坐待腐朽必無徐石奪門之事其使敞覘昌邑者亦非若齊文宣之使視二王也不過欲知此頑鈍不才之人近何作耳敞知帝聰明妄意揣度以釋帝之疑愚謂卽無敞之行術帝亦決意不殺昌邑至徐鉉之面後主蓋奉勅而來考王銍默記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鉉至述上旨守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主遽下階引其手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忽曰當時悔殺潘佑李平鉉旣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

相就。如牽機也。又後主詞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被禍云。觀此。則太宗之處心積慮。誅煜必矣。試問光美德昭於太宗。爲何人尙不相容。矧煜爲降王。有文采足以照耀流俗。鉉不敢隱者。正患值者有人。但召老卒一詰。情狀皆露。故不敢匿。而亦不敢飾。且再召對時。太宗已有成算。此時鉉有一言欺隱。禍且立及。船山責鉉爲操刀之戎首。似亦太酷。江南殘虜。甯鉉一人。鉉在江南。本無建白。亦庸碌之臣。不過以能文自見。較之張敞慧黠。已萬萬弗及。而太宗之寡恩。又非宣帝之比。責鉉以機變。亦輿到語耳。宋袁褱楓臆小腹。載趙普臨死時。似見太祖爲厲。故禱天之青詞。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此強陽。瞰臣血氣之衰。肆被魔呵之厲。燕時。大風吹墜朱雀門。爲人所得。據此以推。則太祖傳弟之言。非出本心。出本心者。當不崇普。太宗既有燭影斧聲之疑獄。則殘忍可知。謂能聽用徐鉉無根之言。釋李煜母殺耶。天下之事。不相原諒。則往往多鍛鍊之詞。張敞徐鉉

言選解山史論 卷一
二事迹類。而勢弗類。必執而軒輊之。宜乎人無完膚矣。

論韋玄成

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爲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玄成避嗣父爵。詐爲狂疾。語笑昏亂。何爲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爲之也。然而虧體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拔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
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強。奚用此穢亂辱身之爲。以驚世
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
勉之以文義。玄成聞此。能無媿乎。士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於死。而嶽立海騰。以
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爲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
韋氏世治經術。而玄成以愚學。以啟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

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間也。

林紓曰。嗚呼。家庭幽隱難言之事。能據義執經。顯決其是非哉。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兄爲太常寺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敕自免者。賢蓋防其以罪不得侯。免官。正所以予侯。賢之屬意於弘深矣。乃弘懷謙不去官。謂父一日在。則一日不敢有求襲之心。弘雖多過。亦不爲非孝。迨賢病急。而弘適得罪。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不言。其恚而不言者。意尙在弘不在玄成也。迨矯令立玄成。玄成知非父意。於是陽爲病狂。其心本冀朝廷念賢翊戴之功。庶幾赦弘小眚。仍以父爵歸弘。此曲體死父之心。歸爵大宗之義也。迨相史予書。而丞相御史復加以劾奏。玄成不得已始起。知不起者。且失侯。失侯小也。然死父無罪。特以宜襲之宗子。負眚而不得襲。今上而朝廷內而宗族。咸屬意於己。若更推讓。則是宜襲之侯自己失之。罪將不歸弘而歸己矣。船山責玄成穢亂辱身以驚世。並追獄虞仲。虧體辱親。貽後嗣以僭王猾。

夏其罪古人一何酷耶。須知父子之間最親密處亦最有難言之隱。泰伯虞仲之賢。太王甯不之知。顧意屬昌也。則神宇之間於二子必有落落寡歡之概。二子則固已辨之同時偕逃。而太王初未聞有悲傷淒梗之言。蓋深知此二子者能諒我者也。故孔子稱泰伯爲至德。夫斷髮文身果以爲過。則泰伯處仲同罪。船山何由赦泰伯而專責虞仲。且鍛鍊周內以僭王猾夏之罪。然則幽厲之不肖亦將歸咎於文武之不善貽謀乎。快意論人筆鋒所及。何施而不可。彼立成之佯狂。初意實愛父而全兄。至迫於公議則又舍兄而全父。處家庭難處之局。運用其不得已之苦心。而船山轉斥之爲愚。愚者立成所甘受者也。天下惟真愚人始能實行忠孝之事。脫令立成不多此一舉。則視其兄懷謙而不去官。轉不如矣。又烏成其爲韋立成者哉。

論光武之待竇融

疑信相參之際。人有隱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豁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

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摘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誦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己。而無如己何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懦。此非權術之爲也。恃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合離得失之數。仰聽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正者與。

林紓曰。先生此論。卽兵家知彼知己之言也。時隴蜀未定。公孫述隗囂之勢方張。河西完富。竇融復善撫有其衆。急切未易取也。無論其力終爲尉佗與否。則未敢知。但光武此時兵力。實萬不能及。璽書言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以任囂効尉佗制七郡之計。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

王者有

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此言未必卽指隗囂以張玄遊說河西之事。顧事勢之所必至。智者固已知之。在光武特稱心而出之言。而河西已驚爲明見萬里矣。先生故曰光武之詭羣雄。胥此道也。實則竇融有歸漢之心。而後光武之言始中。若公孫述隗囂者。亦可以是道施之耶。先生度光武之意曰。予旣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此數語直刻劃光武之肝腸。寫英雄之風概。非先生不能道。且非光武不能當。雖然高祖之於盧縮亦何嘗有必殺之心。而縮終不至者。亦以韓彭之事不爲所信也。故待人之道。當恃平日不恃書詞之便。給智足以周事。力足以制人。何必日舍殺機。永除後患之計。宋之劉彧齊之蕭鸞皆善爲後世除害以保其子孫者也。乃不旋踵而滅。故任人行事之必以信。不恃帝王御衆爲然。卽恆人亦何嘗不當如是耶。

論光武之詔任延

晉平公喜其臣之競。而師曠譏其不君。爲人君者欲其臣之競。無以異於爲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訐。以興訟獄。而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駭戾。以翹其過。而爲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蠡起。天子亦何恃以齊天下。使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共驩不和於舜禹。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爲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爲延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兀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爲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林紓曰。任延非能抗上官之人也。延爲會稽都尉時。年甫十九。竟禮待董子儀。

嚴子陵爲師友。遣功曹奉謁龍邱先生於太末之山。先生卒。延自臨殯。輟郡朝三日。夫以少年之都尉禮布衣如是之篤。謂其人爲能抗上官之人乎。及光武朝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曰。善事長官。勿失名譽。此在光武爲失言。延對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私字正與忠反。船山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遂極論流弊。謂下吏駭戾。必翹上官之過。以爲異同。此駁不和之臣非駁不私之臣也。夫唯不和始有駭戾之舉動。若不私者方衍衍執法無所撓屈。循吏之所爲。又何駭戾之有。船山舍正史之言不錄。而用高峻之小史。亦不爲無故。當日金堡諸人不惟抗上官。而且抗宰相。小朝勢如亂絲。船山必親見而親聞之。謂不和之臣必非朝廷之福。故借此而發揮其胸中不平之氣。非篤論也。試問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二語有何流弊。乃斥之爲相勸以傲。然則徇私以媚上官。始不傲耶。延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雷同二字正指阿私而言。若真和者。必不同合。上下語氣洞然。易曉。船山必用小史以坐任延失言之罪。此律亦爲失入。

論伏波

光武之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彊。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爲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阯。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愍其老。而不聽其請往。援固請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爲愉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爲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爲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爲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爲義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之謂與。

林紓曰。伏波之馬革裹尸。卽武侯之鞠躬盡瘁也。凡武勳貴顯後。恆不欲死。伏波獨否。其征五溪時。謂送者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此何語也。帝乃聞而厭之耶。垂老報國。斥爲不貴。然則坐視邊警。袖手弗顧。始爲貴乎。須知伏波者。蓋明於爲人。而闇於爲己者也。其寓書兄子。斥杜季良也。謂其必敗。後果免官。其論王磐父子。用氣自行。多所凌折。亦策其必敗。後皆坐死。則燭邇見遠。似可無弓狗之禍。顧乃蔑視梁松。亦正坐使氣。五溪之役。卒爲梁松所中。幾覆其家族。余乃恍然於郭汾陽之禮盧杞爲有見也。蓋梁松驕貴。非朱勃之比。馬援以將軍封侯。卑侮朱勃。而勃終懷舊恩。爲援上書理枉。此夷駢送孥之盛德也。然則伏波以氣凌人。似其生性度梁松。必有不能堪者。此時又乘伏波失利。耿舒兄弟揭舉其過。梁松適爲監軍。正其報復之時。伏波胡能有幸。且帝之怒援。未必卽中梁松之讒。蓋怒其舍充道而從壺頭。

非怒其貪。俘獲之利也。帝百戰百勝。卒有天下。五谿小醜。以爲伏波。宿將所謀。必當所嚮。必克。今乃轉喪其士卒。帝護前之心。羞爲伏波所誤。因而惡之。豈惡其貪。俘獲之利哉。先生又謂援好戰樂殺。此說尤非。劉尙之擊五溪蠻。全軍皆沒。援不請行。帝亦將遣別將。若如先生言。是聽劉尙全軍之沒。不爲復仇。始不爲好戰樂殺矣。譬如家有重事。而老蒼頭願盡死力。家主亦目之爲好事。而厭之耶。余今一言以蔽之曰。帝之怒援。怒無功也。阿文成於緬甸之役。亦爲高宗嚴旨切責。後乃卒定金川。文成有命得迴。天怒伏波。無年遂不伸其枉於光武之世。是亦幸不幸耳。先生何督過之深耶。

論卓茂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無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

詡之以亂。穎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取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諭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瞽。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皦皦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

林紓曰。嚴詡非鄉原也。弱也。其才不及卓茂。故使鍾威趙季李款得廢亂其郡中。然詡在郡一日。穎川未嘗亂。彼大俠亦何嘗不感激詡之誠篤。而戢其鋒。及詡行。而三人始伏法。狀若嚴詡縱之使然。然詡力實不能討此三俠。討之轉益

亂也。詔自知才力之不及。去郡而哭。尙不失爲忠厚之人。平心而論。頗可肩隨。卓茂。茂賢而有才者也。後漢書本傳。載茂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先生謂茂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得之矣。吾意凡有守土之責者。正宜效茂所爲而化人。先生乃言效之不可。何也。謂王莽以僞率天下。天下爭效茂之所爲。以欺世而盜名。然則實非眞效。果眞效者。不止效其迹。當效其心。先生宜言有爲而效不可也。若純出之以天理。又何爲不可效者。觀茂當莽世而病免。仕更始而乞骸。及光武立。始贈太傅。綜茂生平。其心但知有民而愛之。不知有愛民之名而趨之。君子哉。先生之爲此論。亦非貶黜卓茂。使人以不必效。蓋言恭而諂。寬而弛。則似是而非。非茂也。素履無咎。居心無僞。茂也。效茂之實。不爲茂之名。斯茂矣。讀此文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論彭寵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

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耶。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請。而耿況寇恂從臾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耶。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奔。親將而來。稱帝之議。奔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掩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卽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衆。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已晏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耶。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爲己效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擁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

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撻。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於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無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林紓曰。嗚呼。忠信之可施於蠻貊也。況施之英主耶。漢高祖誅功臣。絳侯獲全。明太祖誅功臣。中山獲全。殆信其不叛而縱之。非有愛於其功也。彭寵之不信於帝久矣。勢不能以耿弇爲比。古來開剽之英主。唯光武及宋太祖。未嘗誅戮功臣。而彭寵卒以不免者。蓄多疑之心。終至爲光武所疑。光武非刻薄寡恩者也。直彭寵爲刻薄之行耳。何以言之。后蘭卿者。寵之從弟子也。寵且不信其人。而令居外使蒼頭子密等三人居內。至爲子密輩所縛。斬首置囊。以出。無一人

問者度奴輩已知寵多疑無親故敢爲此悖逆之事夫寵之多疑奴輩知之詎英明如光武有不知者耶帝岸幘迎笑之處馬援無疑也而何疑於彭寵先生謂光武以年少朱浮位於其上吾按後漢書本傳王郎死光武追銅馬比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此已足啓光武之疑備故問之幽州牧朱浮浮承旨以甄豐爲比風帝殺之帝尙大笑以爲不至於此此能謂帝爲刻薄耶寵無學而用婦人之言遂致怨望天下方多難帝防寵爲肘腋之變始疑寵寵不反者亦決不殺寵以寒將士之心寵唯坐觀成敗所以不得與吳漢王梁爲比先生文中謂光武而興則漢梁爲寵效功光武而敗則漢梁自任其咎得之矣天下報施之道以厚往者以厚來以薄往者以薄來寵不能以忠信自結於帝而謂帝之忍於寵則先生之論近刻矣

論班超

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

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撓亂其喙息。以詫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古今豔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爲妄乎。發穴而攻螻蛄。入沼而捕鯀條。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盛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述竇憲殷勤之意。而羨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立言也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辯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林紓曰。班仲升者。卽今歐西之冒險家也。英人之入斐洲。或數十人。或數人。或一人。剽鬻治穢。犯瘴癘而居。其力乃能抗抵土著。時蘇嚕諸部。亦動出萬餘衆。西人以數百人當之。無懼。惟其有犯死立功之心。往往得什一之濟。中國人持

重。不。苟。發。故。陳。湯。諸。人。之。功。恒。爲。目。論。者。所。遏。抑。積。漸。臻。其。壯。往。之。氣。而。國。基。荏。弱。遂。兆。於。此。先。生。斥。仲。升。以。三。十。六。人。橫。行。於。西。域。爲。戲。此。特。就。仲。升。列。傳。之。前。半。篇。言。之。耳。建。初。三。年。姑。墨。石。城。之。役。超。用。疏。勒。康。居。於。寘。拘。彌。兵。明。明。一。萬。人。也。五。年。因。徐。幹。千。人。聯。結。烏。孫。而。烏。孫。控。弦。者。幾。十。萬。則。超。之。衆。又。不。止。三。十。六。也。斬。疏。勒。王。忠。之。明。年。擊。莎。車。則。超。所。將。諸。國。兵。已。二。萬。五。十。人。矣。因。西。域。之。兵。以。定。西。域。雖。以。三。十。六。人。起。事。不。害。其。爲。大。將。也。用。漢。兵。萬。數。苟。無。功。於。域。外。雖。非。戲。也。而。亦。不。謂。之。將。才。鄯。善。于。寘。之。役。超。固。冒。險。爲。之。然。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也。見。魏。本。傳。可。見。非。出。奇。與。搏。西。域。蠻。野。之。俗。制。之。亦。復。非。易。先。生。謂。諸。國。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幾。謂。西。域。諸。國。直。可。藉。鞭。箠。而。定。然。而。烏。孫。之。控。弦。十。萬。非。亭。長。明。矣。但。以。龜。茲。論。溫。宿。姑。墨。尉。頭。能。合。衆。至。五。萬。人。與。班。超。抗。此。亦。亭。長。所。能。乎。前。漢。之。遣。公。主。嫁。烏。孫。卽。所。以。斷。匈。奴。之。右。臂。漢。武。立。五。屬。

國。卽以斷匈奴之左臂。謂不先靖西域。而匈奴不能煽擾之。以叛漢。誰則信之。且班超亦非無人心之人也。其告任尙曰。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寬小過。綜大綱而已。此奈何謂之欺弱凌寡。漢詔稱超踰葱嶺。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此亦足表班超之生平矣。綜言之。尋古人之罅隙。易居古人之境地。難焚館殺使。本非封侯之階梯。謂超卽憑此圖侯。而亦大誤。超此時但知有漢。良不知有己也。至班固稱光武之絕西域爲盛德。此則尊朝廷之詞。又稱其弟之遠略。則愛骨肉之私語。兩無傷也。先生旣斥班超。並訾叔皮。及其婦人。然則曹壽妻之上書乞兄骸骨。亦爲罪矣。

論守令

論守令之賢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然。持之以爲標準。而矜之以爲風裁。則民之傷

者多而俗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則察物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夫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圖。於己不浼。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於心不逸。非顛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我而不息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減焉。名實之相詭久矣。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議者反以爲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銜。其曲廉小謹勤勞之跡。豈有予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官坊而不學。則三者之蔽。民愁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爲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

林紓曰。嗚呼。先生之言。其深切著明。無復可議者矣。吾尤有所補義焉。則明字是也。待物之刻。清者之弊。果能明焉。則洞燭物情。立生平恕。何刻之云。察物之細。慎者之弊。果能明焉。則舉一概。百物無遁情。何細之云。求物必煩。勤者之弊。

果能明焉。則總挈大綱無復毛舉。何煩之云。先生於清中求和。慎中求簡。勤中求無出位。可云各進一解矣。然言和。第屏其刻。第言不刻。亦不足以了事。言簡。第去其煩。第言不煩。又易生其闊略。至舉敬濟勤。防其出位。當矣。然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官場之口語。卽基於此。恭讀雍正四年七月 上諭。謂操守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貽害甚大。似亦清中求和之一病。轉不如清而刻者之尙見鋒稜。至於悠悠忽忽。不能整理。則細也。煩也。更不屑意。恃一清字。去其慎。弛其勤。事且更壞。紓故曰。三者之外。必濟之以明。劉豫駟協之務爲嚴苦。此弊包孝肅海忠介。亦所不免。第五倫值章帝初立。帝長者。有善政。故斥劉駟之專念掠殺。務爲嚴苦。然第五倫爲二千石時。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其清勤亦傷於太過。幸爲吏民所悅。固亦清而不刻者也。然第五倫傳中。論巫風等事。亦皆明者之事。故能明。則清慎勤皆不淪於刻。敏於細。傷於煩。非是。又豈僅此三弊已耶。吾爲

此論非駁先生特爲先生之文作補義耳。讀者當善會之。

論嫡庶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祏。故必有豫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卽於咎。太甲顛覆典刑。而終遷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故漢元。晉武。守立嫡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而易之。以安宗社。亦詎不可。古之人何弗慮。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天下雖危。宗社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之說行。則後世睚寵嬖而易元良。爲亡國敗家之本。皆託之以濟其私。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敗無窮之亂萌。道盡而固可無憂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疆。羣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揜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發於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之賢。

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冲質蠶吾。解瀆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小之尸位。以唯其所爲。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故立適與豫教。竝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又奚容億計哉。

林紓曰。開創之君。適子多不克承業。其事甚怪。漢高之惠帝。宋武之義符。周文之安定公。隋高祖之太子勇。唐太宗之承乾。宋太祖之德昭。宋太宗之元佐。契丹阿保機之德光。金阿骨打蒲盧虎。明太祖之懿文太子。皆適子也。或立而敗。或不克立而廢。在此數君中。唐太宗之教太子。爲尤篤摯。卽先生所謂豫教也。夫主豫教主立嫡。固千古之大經。然爲宗社之故。不得已舍嫡而擇賢。亦不必卽爲亡國敗家之本。我聖祖仁皇帝以理密親王不受。聖訓再立而再廢之。世宗嗣統。天下承平。故本朝永無立儲之事。亦無親貴大臣敢託此以濟其私者。須知豫教固屬常經。而知人尤爲上烈。太王于童幼中。屬意文王。故

王季得立。聖祖于山高水長樓識。高宗時。純廟年方十餘。唯聖祖有知人之明。加以豫教。故養成聖德耳。先生以章帝之廢太子慶。歸罪光武。然明帝之立。光武未有誤也。既無誤矣。而謂後此擇子之不善。禍皆肇自一人。然光武之廢東海王。古人亦有行者。三代聖王。安能人人如禹之生啓。夫廢嫡原足肇亂。要亦視嗣立者爲何人。果賢也。則我朝禮親王亦長嫡。其忠事太宗皇帝。戰勳卓著。至今尙襲王封。此亦太祖皇帝有知人之明耳。千古史局不能舉一概。百因一代之貽謀。未協。遂多所斥駁。據理何嘗非是。若果爲局中人。作計者。斷不能專言立嫡。亦不能專恃豫教也。

論宦寺之權輿

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爲三公。何敞韓稜爲尙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竇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衆。宦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衆。帝其危矣。揆所

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尙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竇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唯與閹宦居非憲能削錮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有舊矣三公堅持匈奴之議而不能違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主也尙書鄧壽抗竇憲而自殺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西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懲焉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沖人孤立於上而權臣制之不委心齊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疑之滅德甚矣哉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非僅爲己計也英敏有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己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信小人君子且疑而小人愈懼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公輔無權中主不勝其勞而代之臣重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展坐則秉筆之宦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皆可疑胡獨不疑吾子孫之智不逮而瞠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爲

言述船山史論 卷一
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墮。則習尙猶端。而邪正不相爲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莫能自效。而必不攀鄭衆以有爲。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衆雖有成勞。而尙存檢柙。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清因張永以誅劉瑾。楊漣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大臣。不能絕內援。以有爲。又惡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高拱張居正之廢興。一操於馮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憯乎。

林紓曰。袁安者。以竇憲之結恩北虜。爲非策。至死不阿竇憲者也。任隗則鯁言直議。以國用勞費。極力上章。徵還竇憲者也。迨丁鴻以日食上封事。則力攻竇憲橫暴。不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于是竇憲敗矣。此三人皆職三公。未嘗無權。先生謂帝莫能接大臣與謀。然丁鴻一疏。而內恃太后。外掌兵柄之竇憲。咄嗟立敗。帝何嘗不接大臣。而大臣又何嘗無力。至北宮之幸。定

策固出鄭衆然元

之郭母舉

起變宮掖之間亦不能猝召大臣與謀謀泄禍

亦不測不得已取及鄭衆然亦必待丁鴻疏入始發憲罪帝令丁鴻處屯衛南

北宮者卽周勃入北軍之故智謂非仰託大臣但恃鄭衆一人能集此大事乎

先生又謂光武崇三公而無權卑尙書以末秩故兆宦官之禍此尤與竇憲事

不相關涉按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

而論之太尉卽司馬也大造大疑皆可論何名無權至尙書令秩但千石尙書

僕射秩但六百石尙書六人亦六百石漢制之視尙書特如尙衣尙寶之賤非

如後世以尙書分曹與政者也故以六百石之郵壽胡敢與大將軍抗則責尙

書持寶憲之短長又烏可得綜言之道貴知人而得人三公果可盡信王莽董

卓非三公乎刑人果不可用呂強張承業非刑人乎不過疑之一字萬不可施

之於親信之大臣光武立制何嘗欲其子孫疑大臣而親宦寺特事出不意遂

淪爲不救之局明太祖嚴禁宦者與政而叔末之君至用宦者爲上公此亦明

言通舟山身論 卷一
太祖所及料乎。先生愚宦者深。無可發洩其忿。因鄭衆有謀。遂指十常侍之禍。爲鄭衆輩之。天下善於持論者。往往不議近弊。但溯遠因。卽此篇之謂也。

論馭兵之難

班超之告任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也。然繇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死。寬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卽民卽兵。井甸之賦。師還而仍爲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爲民害。故師之象曰。容民畜衆。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貪酒嗜色。樗蒲淫酗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其不禁而兵爲民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堙井。俘虜掠奪。有所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逐盜之兵。所克皆爲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而自有餘逞。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爲難也。無已。則唯

達其貪饕淫蕩之情。重其饕餮。椎牛酤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之。而民其不病矣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矜名而邀士大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足以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街清市德。斬刈壯士。以要盈廷之薦剡。求兵之以驅命報斗。簪之粟。欲其弗鳥獸散也。其可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清議者。必亂之政也。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無所容其毀譽。爲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林紓曰。偉哉。先生之論。其深知馭兵之不易乎。嚴則心離。寬則驕生。此不易之理。古治兵之嚴者。無若李臨淮。待兵之寬者。無若郭汾陽。二公皆唐室大將。然臨淮晚節號令。士卒至不復稟承。則所謂嚴則心離者也。汾陽之子曖。見辱於

段秀實一軍盡甲。又所謂寬則驕。生者也。質言之。弊皆出於召募。而魏博牙兵亦淫酗之民。不任使也。故歐西之常備後備兵。人匪不學。雖間有掠奪於境外者。然其嗜殺之心。亦終不類於闖獻。當法國新變爲共和時。拿破侖每破一城。必縱兵焚虜。兵心爭以破城克敵爲己利。故所嚮輒勝。至於兵敗勢窮。雖親貴如聶爾。亦皆悖叛而去。則始驕而終離。又合寬嚴爲一弊矣。雖然。徵兵雖不必可用。然有學者也。募兵雖多敢死。然無學者也。有學尙可望其知方。而勇氣卽生於知方之內。故今日西人之常備後備。卽三代之民兵也。至謂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謂爲必潰之將。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謂爲必敗之將。此卻不然。郝超之稱說。謝元由履屐之間。辨之元卒。敗苻堅。岳武穆行軍。殺一老嫗之夫子。及壻而老嫗聞武穆之難。哭之至哀。見金瓶謝岳之身。初未嘗有潰敗之事。唯云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清議。則毛文龍之冤。其禍實肇於董其昌。此船山先生之至不平者也。至於責大將以坦然任意。此亦大難。唐之藩鎮。皆坦然任意者。唐事

又如何。綜言之。立憲之朝。文武之士。人人皆存愛國保種之心。其至於悖亂者。必鮮。若省防其流弊所及。立一善法。永垂於不敝。此萬古無是事也。

論清河孝王慶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秦伯亦云。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不著。而民不興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矣。夫慶之廢。章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母以誣死而不怨。怡然與和帝相友愛。而篤其敬。竇后沒。和帝崇梁氏之禮。慶垂涕念母。欲求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穰祿之子於民間。而無所窺望。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時。兄弟以相讓爲誼。劉愷丁鴻。皆聞東海王彊之風以起。然而逃匿顛沛。效伯夷秦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苛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悍后之旁。優游輦轂。徐就藩封。執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膺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爲心者也。慶之所爲。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

之安於廢也。母氏固存而不失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荆假之以稱亂。無可乘之間。而荆乘之。安帝以赤子臥天下之上。而無有擁慶以起者。慶有以弭之也。非彊之所能逮也。唐宋王成器。委順於元宗之世。其近之矣。乃元宗以戡亂之大功。雖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干。若非慶之以私愛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夭。慶子祐終嗣天位。人所不知。天佑之矣。

林紓曰。嗚呼。天下之最近危疑者。有過於親藩耶。親藩中之尤動危疑者。有過於廢太子耶。戾園之寃。武帝於晚年覺之。然無及矣。故東海王彊。清河王慶。皆小心畏懼。退處藩服。愛戴朝廷。終其身不蹈淮南衡山之轍。蓋皆以道自勝。然清河之局。實較東海爲尤危。何以言之。郭后旣廢。東海自危。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內愧。至遲迴數歲。始行廢立。此數歲中。或陰試東海無怨望之心。釋然知不爲趙公子章之事。旣全廢太子。郭后亦因以全。吾故曰。彊

之。不。死。易。也。至。于。清。河。不。立。實。出。竇。后。之。讒。母。宋。貴。人。身。下。暴。室。而。死。清。河。幼。冲。此。時。有。一。言。及。于。宋。氏。者。禍。且。立。及。乃。幼。知。避。嫌。得。與。太。子。同。其。輿。服。和。帝。之。賢。既。逾。惠。帝。而。清。河。亦。遂。不。爲。如。意。之。見。歎。先。生。謂。清。河。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至。擬。之。太。伯。嗚。呼。清。河。較。秦。伯。難。也。秦。伯。入。吳。不。爲。就。封。遜。也。古。公。雖。有。廢。適。之。心。然。實。未。發。且。無。後。母。之。構。若。清。河。者。晨。夕。在。側。竇。氏。之。勢。猶。猖。非。有。至。誠。懇。摯。之。意。爲。上。所。知。則。外。戚。傳。之。索。亦。不。必。使。慶。求。之。矣。及。竇。憲。誅。太。后。崩。此。時。宜。清。河。得。志。之。日。然。欲。求。一。祠。堂。下。報。死。母。尙。不。敢。請。則。其。情。之。可。哀。極。矣。顧。天。相。賢。王。使。幼。子。祐。終。嗣。大。位。此。雖。上。天。報。施。之。理。而。人。心。因。之。滋。快。者。亦。以。至。德。必。不。容。沒。耳。吾。韙。先。生。揚。微。闡。幽。因。綴。數。語。於。後。亦。所。謂。人。心。滋。快。者。也。

論減俸之非

國帑屢空。軍興不足。不獲已而加賦於民。病民矣。而猶未甚也。以官鬻錢穀。而減

其俸民病。乃篤鄧后婦人米鹽銖釐之計也。後人師之。視爲兩利之術。狂愚不可
瘳矣。萬不獲已。而加賦也。抑必有則。吏方苦其不易徵。未有能因而溢者也。獮不
飢。不可使捕鷹。不飢。不可使逐。誘取其錢穀於前。而聽其取償於民。吝予之以生
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訥澀矣。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屨。糲食凍老。餒幼
以爲國效功也。則烏能禁飢鷹。餒獮之攫。而無厭哉。乃人主且曰。吾未嘗加賦以
病民。民如之何。而不急公。上下交怨。而國必亡矣。三代之世。方百里之國。君卿大
夫士。世食其祿。下逮於胥史者數百人。饗殮幣帛。車乘芻糧。奔走於四方。而有餘。
一郡之大。或兼數圻。祿於朝者幾何人。官於其地者幾何人。守衛繕修。公私交際。
所資於民者幾何事。今之天下。其薄取也。視古而什之二三耳。而古之民足。今之
民貧。古之國有餘。今之國不足。下不在民。上不在君。居其間者。爲獮爲鷹。又使飢
而教之。攫金死於一門。而粟賤於四海。則終歲耕耘。幸無水旱。而道殣相望。必矣。
無野人莫養君子。上節宣野人之餘。以養賢。而使觀人。朶頤以惟攫取之巧拙。爲

貧富。哉。鬻官爵以賤之。減俸以貧之。吏既賤而終不肯貧。廉恥墮。貧窶相迫。避加賦之名。蹈朘削之實。愚者之虐虐於暴君。曾不自知其殃。民亦不知也。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

林紓曰。此爲安帝延平四年正月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時張伯路方亂。南單于不時入寇。滇零又畔。比歲用兵。減百官之奉以助軍。當時鄧太后方臨朝。故有此議。先生謂加賦可。減俸不可。偉哉。識時俊傑之言也。其曰吝予之以生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訥澀。此先生責明季吏治之儉。吾則引爲近來州縣之鑒。州縣豈皆廉吏。卽爲廉吏。又豈不念其妻孥。若逋負重。重。罷官而猶遭徵勒。計亦惟暫取諸民。用爲逃責之計。矧懲貪之律。僅得平鐫。不加籍沒。一侵國帑。則鐸鐺立縮。故貧瘠之缺。轉生貪吏之婪索者。亦不盡樂於朘民。直求免於負累耳。前此州縣恃以自活者。皆仰給於平餘。所謂平餘卽故漲其納金之值。折值於民。而浮取之。復以平價易金而納之。藏劃其餘羨入。

已諱其名曰平之餘也然 國家藉是以養其廉亦不過問於是江南腴厚之區縣官有疊金至數十萬者今則盡括其平餘歸之公家錢幣復賤嚮所謂腴厚之缺乃皆轉爲貧瘠愿者戢足弗往而奸詰者尙力剝其民以自肥朝議謂中肥歸公於民無損不知其人皆先生所謂饑鷹餒獺也獺鷹之饑餒餓狀無異於伯夷顧其心則惟物是甘非夷之以餓爲甘也朝廷蓄官而人人皆責以伯夷則獨行亦不勝其傳須知平餘已屬弊政然民以奉行久亦不覺其朘削之酷今乃縮虎豹以近人而長日困餒之且奪其已具之食俾之勿甘血肉古今亦萬無如是之物理而廷議方以爲得計也不謀生利之方而但中飽是索名清宿弊實則盡括宿弊而歸之中樞弊仍存而民困乃加甚先生惡弊而斥鄧太后不知鄧太后之恭儉力減大官

主膳

導官

主釋

尙方

內者服御靡麗

難成之物內廷朝夕一肉飯而已殺省珍費至數千萬太后之意大內且一肉飯郡縣減奉亦不爲酷蓋未防流弊所至將復轉索於民間先生亦非病鄧太

后。病明季之吏治壞。故激切言之。此吾之所以躉先生也。

論杜根

穎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宜城山中。爲酒家保。積十五年。后死。乃出。或問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爲根之知交者。應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卽不相半。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唯大勇者。爲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適然者也。非此而必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可不慎所依乎。好苛禮而不簡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者。貌愿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爲容者。皆不可依者也。可弗慎耶。

林紓曰。先生此論。不爲杜根發也。蓋明季時有懷季布之行者。特寡朱家之俠。先生行義近季布。深病此輩。故有是論。觀其言曰。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此語決爲劉孝廉象賢及先生之舅譚玉卿發也。按先生年譜。丁未避橫逆。暫至湘鄉。同年劉孝廉象賢家。時鄉曲無賴。妄思羅織告訐。幸往依劉公。以免。故先生詩有急難情深。增繳緩。卽謂此也。方崇禎癸未。賊購捕先生急。譚翁以死誓脫先生。兄弟于虎吻。翁逝三十餘年。先生仰懷悲哽。未嘗少釋。紓按先生依劉公時。在康熙四年。鼎革初定。小腆頑民。尙有扇鼓於外者。一時名士。偶不自檢。卽瀕于禍。度先生族戚之間。必不盡如劉譚二公之仗義。如恤小利。多疑好謀之類。比比而是。先生慨世之炎涼。故借杜根之託身。傭保以詆諆之。嗚呼。私利之情。非有道者烏能免也。鹿太翁之待周蓼洲。天下曾有幾人。安可責之親故。且爲我親故。不必皆賢。賢者又不盡屬之親故。須知代他人任禍。此盡人之所不欲。先生謂示人以可疑。必交受其禍。此揣摩人情。畢肖矣。我恤己身。人亦

各恤其妻子。烏能圖全一身。不爲人計。此杜根之所以逃宜城也。杜根之逃宜城。先生深悅其所爲。故文中不斥鄧太后。亦不褒杜根。但以慎所依爲言。吾故知先生之文。蓋自道也。

論張綱之撫賊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爲美談。楊鶴陳奇瑜熊文燦。遙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爲此。爲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蠶起。滕撫追勦淨盡。而江湖始甯。則撫盜之爲盜。匪審矣。胥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唯其意。敗則卑詞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耶。夫失業之民。隨桀猾所

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染指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爲戢順之民。亦終不可得。是甯以撫求其永綏哉。改紀暴政。慎擇良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順也。弭盜者慎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番用之交趾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矣。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泳於非逆。非順之交。翱翔而終思矯翮。抑且弭之。象之寵而榮之。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緩梁冀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林紓曰。撫盜之爲盜。困一語括有明末造之流弊。無復能遁者矣。不特降盜不足恃。卽降人如吳三桂諸人。甯足恃耶。爲怕死降。爲圖榮降。無義於故君。必不

能有情於新主。國家初加以恩禮。亦未嘗不感激輸誠。求保其性命家族。願貴極富溢。而不知止。則營求必無藝。朝廷稍加裁抑。均足致其憤怒。此輩反戈攻其故主。慕新佐命之勳臣。必至以功高不賞。生其怨望。蓋謂非己者。新朝不得立也。於是依草附木之徒。慫恿之。鼓動之。反謀遂決。試思三桂有明之鎮臣。野心尙不自馴。矧在闖獻之狼戾。直類於鷲獸。謂能受撫而不叛耶。彼張嬰之於漢時。特疥癬之患。卽無張綱。嬰亦不至蔓延。後此再叛。經膝撫一討。卽克。賊勢之薄脆。非復闖獻之猛恣。可知。此胡足論。先生之論張嬰。意實在於闖獻。故切責楊鶴。陳奇瑜。熊文燦之誤國。不知受闖獻之降。而明社固因之。以墟。而受三藩之降。黔滇。楚蜀。閩浙。不因而盡動。歟。然開國之初。勢不能不收草澤之梟俠。亦不能不納勝國之貳臣。貳臣不擁兵權。其來也。貪生耳。若吳三桂之居邊。兵力旣厚。勇敢亦不後於曹文詔諸人。一旦擁重兵而附。聖朝自以爲不世出之材臣。視諸王已有輕藐之意。試觀東南糜爛。直至三桂之死。始覆其巢窟。

正以 朝廷撫之過厚。以為可以重祿高爵。厚結其心。乃不知吳逆之心。即闖
獻之心。不受撫也。然則將殺降歟。曰殺降固忍。法當立其制防。俾知新朝在在
有備。不待其潰決時始加以羈勒。孫可望亦劇賊。既入我朝。身受王封。乃未
聞其有叛亂之事。正以在在。有備不假兵權。故可望得以令終。蓋可望有盜之
實。朝廷官其人而盜其心。故可望不敢反側。三桂有盜之實。而無盜之名。

朝廷官其人不心。其盜故三桂動致恣睢。當時西選之官。徧於天下。其勢遂不
可收拾。三桂即不反。收局亦正難言。甚哉撫降之難。至於此也。迨逆讎既燬。廷
議疑武臣不宜重任。故以趙良棟之大勳。亦力加裁抑。良棟至於輿訟頻年。始
得一五等之爵。以卒。宜疑者而不疑。不應疑轉生其疑。懲羹吹蠶。往往如是。可
慨也。吾因先生之論張嬰。知意在闖獻。遂推廣先生之意。及於逆藩。亦欲諸生
稍知國初故事也。

論李固之議立清河王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弑。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終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冢宜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以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互角。視權之輕重。爲憑藉。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唯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唯其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爲人臣。而可云爲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已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於民間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矣。然此豈可以爲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目送。

之曰。鞅鞅非少主臣。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芒刺。則二子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鳩毒已入其咽。故爲人臣。而以爲天下得人。爲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爲母后者。不敢擇也。爲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心。外戚奄人無拔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爲從違。故劉子業之凶淫。而沈慶之有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爲天下得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次而無敢擇焉。可也。廷和行其所無事。而世宗曰。以門生天子待朕。亦鞅鞅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爲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挾母后以讎其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稔。卒與蒜而俱斃也。哀哉。

林紆曰。李固之再議立清河王。非決於一人之意。旨也。胡廣趙戒。及大鴻臚杜
喬。皆力主其事。是時諸王中之最賢者。實無如清河。固身爲重臣。爲天下得賢
君。此應盡之責。周勃。霍光之心。卽李固之心。周霍無姦心。詎李固有耶。文帝雖
疑周勃。然絳侯令終也。宣帝雖疑霍光。而博陸亦未嘗強死。霍顯山雲之誅。初
不及光之身。宣帝之處光。未有恠也。是二子者。均爲天下得人。何嘗不可爲後
世之法。包孝肅范忠文二公之爭立儲。一自明無子。一至於鬚髮皆白。而後世
不以爲疑者。正以無姦心耳。然則李固之舉賢。其又何過。是時梁冀之妹當嫁
蠡吾侯志。卽桓帝立志。可以自固椒房之私親。後漢書言冀衆論旣異。憤憤不得
意。而未有以相奪。此時不有曹騰一言。梁冀利害之心。亦未嘗如是之動。至桓
帝終立。則李固殺身之禍立肇。此在意料之中。於固初無所憾。卽先生之論。豈
謂固義當退聽。雖清河之賢。亦不應立。一當遵率梁冀之姦謀。而固始無罪耶。
吾曰。先生之意。決不在此。江南小腆。始則議立潞王。而鳳撫馬士英。力主福王。

士英即梁冀也。史道隣一心王室，卒不能奪。至於開府揚州，此即用梁冀故智以陷公耳。然梁冀身弑質帝，何有於李固？若士英辣手，則少遜於冀，故道隣得以從容殉節揚州，未嘗露尸於四衢，亦云幸矣。先生身入本朝，無敢語涉小腆，託此寄慨詞，至悲憤。第觀漢法不善，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一言斥固耶，抑斥漢法耶？志微言隱，寄託遙深，諸生幸勿謂先生此論爲貶李固也可。

論崔琦之諫梁冀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裁及其身。若夫虎方啣而持其爪，蛇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爲。然而崔琦獻箴于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更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人，內不知有己。弑君專殺，鳶肩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是虎可持之，無啣蛇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暴揚於庭，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詞施之，狂狡何爲者也。冀之

爲冀。如此而已矣。藉其爲王莽與。則延琦而進之。與溫言。而誘使忠己。琦且爲揚雄劉歆。身全而陷。惡益深矣。故若冀輩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爲忠直也。則謂之至愚也。奚辭。

林紓曰。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

冀親壻封其子胤。胤弟不疑。不疑弟舉。舉弟

西平侯子馬。順陰侯。胤子。城父侯。是

三皇后也。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

七人。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則外戚之勢。較霍氏竇氏爲尤

重。崔琦之獻外戚箴於冀。實望萬一之挽回。非嘗蛇試虎。而故揅其啞螫也。先

生責琦宜暴揚於庭。與之俱碎。夫郎中汝南袁著。非暴揚梁冀之惡者耶。冀既

笞殺袁著。並連坐其友郝絜胡武。則袁著碎。而梁冀固未碎也。琦之爲箴。蓋謂

女寵萬不足恃。欲以警覺梁冀。箴中有言。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

者危。蓋蘊無盡之苦衷。隱冀權奸之悟。至於遇禍。琦固料之矣。不然。吳樹之爲

宛令。徑情諫冀。爲冀所鳩而死。此琦之前車。甯有不知。乃以身試彼蛇虎。其敢

爲是言者。知直諫無益。帝力不能制冀。不如託身門客之列。以情哀之。不必以義培之。琦之心愛國之心也。楊椒山之劾嚴嵩。則先造其門。言若能改過。則吾章亦不上。設分宜進椒山而與溫言。先生亦將謂椒山爲歆雄之媚莽耶。是必不然。椒山固願與分宜同碎。而其先則仍崔琦之用心。情義爲交至矣。先生斥琦與揚雄劉歆同列。毋乃過於深文。惟言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爲忠直。此明哲保身之義。人人知之。若舍身而言國。則崔琦之諫。安可厚非。權臣柄國之秋。力不如冀者。人尙不敢忤之。矧冀陽秉國法而族人。陰遣刺客而暗殺。崔琦於此。仍敢抗言。則琦豈近世士大夫所及哉。

論仇香之化陳元

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蓋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非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醞。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已。獨逆焉。則無以自

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繇發也。舍其不忍之眞。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羞惡之心。則戢其狂愚。徐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惰四支。暱妻子。浸以自媮。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仁不仁。豈恥不恥之能辨存亡者哉。茶然而甘於猥賤。憤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恥。而後天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攝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惰心也。知其有恥。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之。以徐俟惻隱之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無恥心者何也。弑父與君。皆介然蹶起。忘亂賊之名。爲可惡者也。惰四支。暱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恥者何也。殺之而已矣。

林紓曰。嗚呼。辨性準情。至先生此論。深入腠理矣。陳元獨與母居。而竟使其母詣官訟不孝。官無論貪廉。至平此訟。但有杖殺而已。無復他道。以人人顧惜名義。不能爲叛父母者。祖也。獨香謂元。廬落整頓。耕耘以時。信其人決非不孝。此又何理。先生曰。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而羞惡之心有存者也。嗚呼。是語非元之赦書。直香之政書耳。按香本傳。爲蒲亭長。勸人務生業。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唯其留意民事。始得見元之廬落。知元之耕耘。不惰其躬。卽許爲有恥。天下唯知恥之人。雖屬僉荒。亦可語以名義。故香放膽。慰遣其母。躬蒞元家。示以人倫孝行。而元立改過。蓋香之來也。已決其有濟而來。否則斷不輕身以嘗試。唯元有恥心。良心必弗泯。香隱決元母赴訟時。元必痛心疾首。謂鄉里咸稱簿良。而吾方欲自勵。以誇於鄉里。而竟以不孝之罪。聞之良簿。簿又舍罪不誅。臨門慰勉。感簿之心。旣切。計一湔滌。則舊染去。而所謂錚錚者。仍存也。於是仇香之恩。淪入陳元肝膈。無敢復犯。卽其母經元警醒。

香謂元母曰。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

奈何肆一朝撫愛之心。油然而生。亦內慚而去。嗚呼。仁人之言。其感人如是。欲致子不義乎。耶元之改行。非仇香無以自致。於善類。非先生亦無以辨元之足爲善類。天下惟有恥之心。雖逆子尙能自奮。況吾同胞。皆錚錚者。苟奮以恥心。國家甯有不強者耶。

論趙苞

論爲子爲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可爲計。雖君子亦不能爲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爲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爲此論者。無入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爲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爲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爲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勞不辟。雖死不輟。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

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爲乎甫到官而卽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彊寇在肘腋之間。孤城處斗絕之地。奉衰老婦人以徼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耶。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道中心之刑辟哉。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爲之計。當羯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林紓曰。後漢書獨行傳。敘趙苞事不及三百言。吾乃屢讀屢廢。其書若有數千。百言不能竟讀者。何也。心憐趙苞之遇。不知所以爲地。進而躡賊。則母死。投械降賊。則身辱。辱身亦所以辱母。至於老母望陳。引王陵母爲言。母固至賢。然苞

聽之。何以爲心。試問此時。麾兵以進。母之頸血。眼見其立。膏於賊斧。古之忠臣。亦有躬自殺母而成忠耶。船山先生至此。亦無可爲苞解脫。但責苞不應迎養。其母。謂以衰老婦人。不宜徼倖於錄。鏘之下。斯言當也。苞若果有先知之明。亦何至是。其迎母者。戀母也。傳言其抗厲威嚴。名振邊俗。鮮卑必畏之。而無敢窺邊迎母事。在到官之明年。想到官一年之久。見邊氛稍靖。板輿迎養。亦爲子之常事。人人皆然。不能責趙苞之獨爾也。柳城遇虜事。出意外。賊殺母而苞殺賊。不共戴天之仇。亦云報矣。而又追悔其不孝。至嘔血死。讀史者。但哀其遇。不舉而論之。聽其爲獨行可也。善夫范蔚宗之言曰。雖事非通圓。良具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此語盡之矣。蓋獨行之傳。其事若涉於名教迹之又多不類。故標之曰獨獨者。過中軼正之謂也。處局外而論趙苞。責之不應迎養。何嘗非是。若卽以迎養爲苞罪。則又刻矣。苞用忠而絕其孝事。在倉卒。或智昏能索。不能兩全。就其偏擊之性。行之尙可言也。若鄭延。

平之侃強明知其父將就。聖朝斧鉞而終不降。聽鄭芝龍之伏法。事延數年之久。諭降之溫詔屢下。竟若飄風之過耳。然則延平孝耶忠耶。君子亦但能憐其心而不加以論斷可也。

論袁隗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位尊矣。權盛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陳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宏農。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尸位而爲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死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禍。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荏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姦賊之雄猜。自倚族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

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爲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惟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

林紓曰。名爲名將。寡善終者。名爲忠臣。寡白頭而富貴者。蓋白頭富貴。非忠臣事也。郭汾陽固忠。且富貴。而耄耋。然其憂讒畏譏之心。息息不甯。至先塋爲人發掘。暴骨而不敢校。然則天下之大度。亦惟汾陽能之。顧汾陽功高。人遂未敢引此爲譏。質言之。汾陽晚節。亦先生所謂優游而圖免耳。太傅袁隗。當董卓之議廢立。乃報如議。聞者媿之。嗚呼。人亦知隗之心。此時有求死不得者耶。袁紹之助何進。誅宦官。寡謀暴厲之舉也。而隗之初念。必且偉紹之才。謂大事能成。則元勳出我故家。及進死。紹與董卓議不合。橫刀徑出。隗聞之。又必戚戚。恐其家族之膏齊斧。日患同蹈門誅。迨卓使一至。亟報如議。此時隗之心釋矣。蓋廢立之議。不發諸己。隨卓署諾。天下有議。議董卓也。必且憐己之耄。而見劫物論。或從而恕之。卽責己以不能討賊。則無拳無勇。又可自謝其荏弱。馮道之幸生。

於五季間。長保富貴。均用此法。隗乃不料。終以袁紹之故。有戊午之變。至舉家五十餘人。均血董卓之刃也。先生綜隗之生平。揭其病源。曰無恥。偉哉。凡大臣暮年。視其名譽。每輕於家族。明知大事之宜爭。關係出之一己。顧爭則無幸。一己墜敗。固無足惜。而子孫之名位。轉因己而喪。滋可惜也。又念禍首非己。敗名之事。朝士所均。枉尺直尋。宜若可爲。竟不知懸其家族於兇賊鋒刃之下。覆亡之禍。如飲鳩止渴。不久亦旋死。彼搢笏垂紳。鬚髮蒼然。覲顏俯隨。權奸之後。謂其人學問德望。皆泯泯者耶。亦無恥之甚。冀優游而圖免耳。王僧達斥何尙之爲老狗。殆卽其人乎。

論申屠蟠

申屠蟠徵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衰老。惛迷。孰不知者。而何謂之幾耶。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卓之徵

名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答。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白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尙。於物無徇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穢穢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校。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參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矣。此安土之仁。所謂卽體以爲用者也。蟠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答知之也。而淺人猶謂之曰。知幾。若邕與爽。其僅謂之不知幾也與。

林紓曰。嗚呼。讀先生此論。所謂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此其自方也歟。文章聲譽。且不亟亟。矧能失節而圖苟且之富貴耶。子龍當孟博諸人以氣節非訐當道時。卽知爲禍不遠。遂遜迹梁碭之間。此與先生之逃入深山。作

祓禊賦同調矣。故董卓之力能致蔡邕、荀爽、韓融、陳紀而不能致子龍。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僞命而不污先生。然猶曰清濁之辨自好者皆知之也。至遺老文章少露於時亦不能斥爲務名。乃孫夏峯、黃梨洲、顧亭林諸老雖不仕

聖朝而聲望益熾。獨先生竄身蠻荒。席棘飴荼。寄食猿獠之域。歿後四十年公子敵抱遺書上之而仍不傳。同治二年曾忠襄始重。鈹其書終行於世。嗚呼。以先生較之容城。餘姚。崑山。孰得名之早。又孰能別其文章與名譽之高下。耶。惟其有安土之仁。故能如其不以知幾自處。並以處子龍者。正謂仁之至。則但知有仁。並不知有幾。舍知言仁。重其體自神。其用匪不協於中道。雖然。先生湛乎學問。宜有是言。若夫吾輩甯可不審幾而進。天下之幾其微如髮。燭之弗明。卽入於坎。蔡中郎之稱疾不能不謂爲知幾。一防董卓之族立起。應命何其脆耶。卓之初政。祭陳寶。推進黃琬。楊彪。荀爽。方收人望。甯敢族邕。邕果知幾。當堅臥不起。庶幾明哲保身矣。蓋置身亂世。極力詭隨。轉未必免。惟守吾節概。終始

與抗。不比匪人。卽便得禍。天也。若謂不然。彼中屠蟠與先生。又胡以不得禍耶。

評選船山史論卷一終